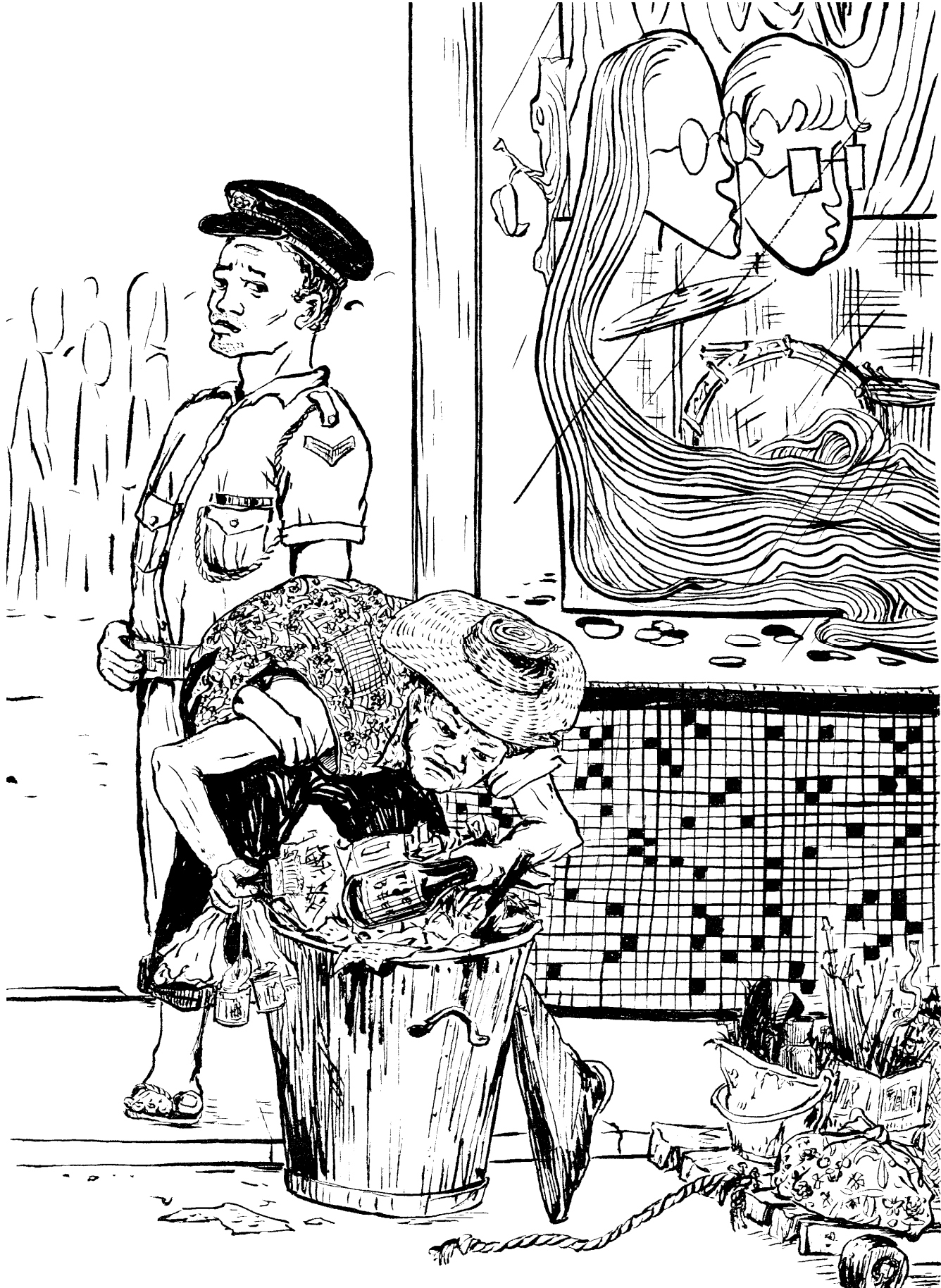


# 分流

M. C. (P) 1999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卅日出版

来的暗器，却是悲苦。

死于敌手的锋刀，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

奔流

第八期 目次

小說

特权.....	陈岗	2
加薪后.....	景彤	5
战斗中的工人.....	(澳) 德罗蒂著 杨流译	7

散文

金色的友谊.....	彼岸	15
往事.....	康以夫	16

詩歌

变化.....	方江	17
启行.....	少荣	17
给诗人.....	飞扬	17
写吧.....	史吟	21
答何川《怀念》.....	方波	21
今日.....	易北	21
奔走.....	老粗	21

抬槓

大学生不怕黑暗.....	田土	12
对谁讲.....	江南	12
判决之后歌.....	林康	12
迷离的狮城.....	崇汉	13
和平服务团.....	伏浪	13
宣传.....	今燕	13
名词改革运动.....	林康	14
函授其一.....	吴大婴	14
金钱社会.....	高水明	14

隨手拈來

见闻录之五.....	吴亮	10
从高楼说起.....	活煤	10
没有题目的杂感.....	史耀	11
从一句话说起.....	游勇	11

評論

谈谈彼岸的《响雷》.....	何戈	18
一样是讽刺诗 不一样的道路.....	耿一全	22

读者 作者 编者.....	编辑部(封三)
学龄儿童.....	可扬(封面)
拾破烂.....	生机(封二)

編輯者：奔流月刊編輯部  
50-A Changi Road, Singapore 14.  
承印者：東藝印務公司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 特 ■ 權 ■

陳 崗

太阳已经低过西面小丛林的树梢了，稀疏的红色光线穿过茂密的枝桠缝隙射到阿末的园地上，把绿色的叶子染得通红。夜鸟开始偶而发出一两声叫。

由清晨一直劳作到现在的阿末，把锄头斜靠着肩膀，坐在小土堆上，吸着棕榈烟。身上破烂不堪的衣服，粘满一粒粒黑色的橡胶，被晒得出油，上面蒙上一层黄泥粉。汗水把衣服浸湿了，旋又被烈日晒干，干了再湿，湿了复干，汗水就是这样无限量地流着。深褐色的两颊和额头，几颗汗珠挂着，他也没留心去揩掉。深陷的眼珠深情地凝视着小园地里的作物。木薯的枝干是青的，叶子还嫩呢；木薯树刚开花，有些已有一两颗小小的果实；花生的花还未落完。

他那枯瘦的身躯有点伛偻，脚趾扇子般散开，足部龟裂得象晒干了的柑皮，手掌上茧厚厚的，膊上和胫上爬满浮起的青筋，有些部分的青筋象打了结的样子，形成一块块小疙瘩。

他盘算着收成的日子，咀角浮现一丝微笑。但这微笑只停留那么一刹那。「今天已经二十号了！」这一惊把咀角上的微笑一扫而空。这些日子来，他一直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中。有时他把工作放下，跑到官厅里请人「帮助」，这么一来，甲官员要一百，乙官员要五十，他欠下了高利贷者卡欣一笔债——他正被一种威胁压逼着。

一天中午，一辆雪亮的汽车突然闯进甘榜里来。阿末刚刚割胶回来，准备再出门到小园地里去锄头。车内走出两个人，一个戴阔边黑眼镜、结领带的陌生胖子，一个是村长的儿子亚南沙，阿末从小就认识的，后来进城里读书，听说现在已是土地局里的官员了。阿末见两人朝他走来，止住刚跨出门口的脚步，有点惊愕。那胖子望了一望屋子的门牌，转身向亚南沙看一看，似乎会意了，然后用原子笔指一指阿末问道：「你就是——阿末宾再纳？」

「是的，音仄。什么事吗？」

「嗯，你是不是非法占用了政府土地？」话声从胖子的鼻孔里钻出来，象洋人说话的样子，

阿末听不大清楚。

「音仄是说……」

「别装傻了！我问你，是不是已经占用了政府的土地？」声音拉长并略为提高，然而腔调还是同刚才的一样，从鼻孔里哼出来的。

「哦……哦，我只是开阔了一小块没人用的山芭地，随便种点吃的东西，割胶不够吃，孩子们又必须……」

「好，好，我没有问你够不够吃。你已经承认非法动用过政府土地了！？」这次说话时，咀里衔着雪茄，阔边黑眼镜后面的两颗凶光闪闪的眼睛，真逼人。阿末把眼光移到亚南沙的脸上时，正巧碰到他那不怀好意的眼光，从一对老鼠眼里射过来。亚南沙一直没开口，只是目不转睛地在阿末的脸上搜索，注意着他的表情。

「这块地本来是荒地，没人用……」

「政府是宽大的，尤其对于马来人。马来人在宪法上是有特权的——你不懂得什么叫宪法吧？——基于这点，政府不立刻对你的罪过采取什么行动；只限你在三十天内把土地交还给政府！」那胖子没耐性听阿末解释，抢先说了。

「可是，我种的木薯，还有木瓜，还没有成熟呀！这怎么能够……」

「这是给你的通知书！」那胖子递过一张纸给阿末，转身对着亚南沙用英语谈了几句就一同走了。阿末听到渐远的哈哈笑声。

当晚，阿末整夜睡不好，他的心被焦急烧灼着。靠着一把斧头，一把旧镰刀，杂树一株一株地被砍下、收拾、焚烧；然后一锄锄地把坚硬的泥土翻松。在这整个开辟过程中，阿末忍着饥饿，冒着风雨，天刚蒙蒙亮便操作到晚上星星在空中眨眼才休息。手掌磨破了，全身没一处没创伤，皮肉遭荆棘扯得破烂，伤口积着脓，他还是咬紧牙根，勒紧腰带，干下去！当一小片丛林变成又松又整齐的园地时，全家大小，满怀说不出的喜悦，忙碌在园地上。泥土的气息仿佛特别香。一家七手八脚地插下木薯枝，撒下花生米，孩子们爬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拔掉地上的每一根小

草。几个月的辛勤照料，作物长出了嫩芽，开始蓬勃地成长。阿末夫妇俩过着吃不饱的日子，心里却是甜甜的。他们有一个愿望：把三个达到学龄的孩子送进学校去读书，他们正充满信心地想象着孩子们活泼地背上小书包，提着块小黑板，跳跳蹦蹦地上学去。

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回想起盼望了一辈子也没法得到一块土地的父亲含恨离开人间，如今自己刚有了一小块园地，竟有人在觊觎着了，他睁大眼睛，怎么也无法成眠。他设想着小园地的命运，回顾自己的命运，父亲在贫病交迫下临终时的情景浮现在眼前。父亲嘱咐他千万别再象自己一样一生呆在甘榜里了，父亲要他逃出甘榜，抛掉胶刀，抛掉锄头，到城市里找生活去。阿末没照着父亲的嘱咐去做；他十分了解父亲的用意，他知道父亲的一生，就是在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压迫下，折磨掉的，父亲不愿意看到儿子甚至孙子也和自己一个命运。可是，阿末更了解到，城市里也同样有更凶恶的资本家，张着更大的血口，向穷人扑去。邻居末哈默的儿子到城市的工厂做了六年才回甘榜一次，人是长大了，但瘦得象个鬼，面黄黄的，一分钱也没剩。阿末设想自己那块小园地的命运，设想全家没了土地的命运，设想着孩子们的前途，这使他感到不寒而慄，照这样的日子过下去，不但自己要走父亲的路，连孩子们也不能摆脱啊！窗外没有月亮，漆黑的天空几颗星星在闪烁，他仰天长叹：「什么时候天才亮呢？」

第二天，阿末没去割胶，一清早便赶到村长家去。村长是甘榜里最富有的大地主，这里的农民所耕种的土地有八成是他的，甘榜里唯一的商店也是他开的。阿末跑到一座华丽的洋楼前，围墙的铁门还紧紧地锁着，屋内传出西洋音乐。他站在铁门前，在寒冷的晨风中等待着。路上一群群胶工和农夫，从这里经过。他没心思跟他们打招呼，只管低着头，面对着铁门内的花园沉思。太阳已升到半天高，路上行人渐渐稀少，司机出来开门了。阿末忙向他说明要见村长，司机回说村长一家要到海边野餐，中午过后才有空。

中午铁门依然紧锁着。阿末倒回来等呀等到约莫过了两个多钟头光景，才见村长一家坐着冷气马赛地汽车回来。到铁门口，村长从车窗探出肥肥的脑袋，黑眼镜框上的眉毛往上挑一下。阿末把来意说了。

「政府当局是这样命令下来的：限你三十天内交还土地！」他听了阿末的话不加思索地，郑重重复昨天胖子官员的话，对于这事他是那么熟悉，好象昨天那胖子官员就是村长本人派来的。

「可是，村长，这块地本来是没用的荒地，我们自己开辟出来的；请你代向县长说说吧！村长。」

「这是法律啊，阿末兄。你以为法律可是随意拿来开玩笑的吗？你非法占用政府土地已经触犯了法律第五十八条第十六节的条文。法律是神圣的，你明白吗？」村长的声音尽量压得和和气的，同时尽力把咀唇扯成一个微笑的样子，象一个公正的长老一般。说话时他伸过一只手，搭在阿末俯着的肩上，使阿末感到周身不舒服。

「村长，请你代我向县长说一说吧！我老早便申请过那块土地了，可是经过五年，一点回音都没有。」阿末心里仿佛藏着一堆火药，快爆开了，但他尽力压抑着，然而说话声音带着愤怒的颤抖。

「哈！这是土地局的意旨，我不知道。可是，阿末兄，法律是法律啊，每个国家的子民都有义务尊敬法律的！昨天土地官韩沙兄对你说过吧，政府对我们马来人一向是宽大的，当局不立刻采取行动对付你，还给你通知，给你三十天的期限，这完全都是国家的宪法给我们马来人的好处。马来人有特权。我们国家的宪法，每一条都是从我们马来人的利益出发的，我们更应该尊重它、保护它。谁要是损害了它，谁就犯罪，谁就被处罚——对不起，我很忙。阿末兄，好好考虑吧！」村长说完，示意司机把车开进围墙内去了。

阿末想：原来给我三十天期限还是特权的表现呢！小园地的命运……唉！在这以前，他只知道，只有有钱人有特权，官僚有特权，外国资本家有特权，穷人一概没有权利。两年前他住的甘榜因为被发现有锡矿，外国资本家要来开采了，于是全甘榜的人被赶走，他本身就是被赶到现在这甘榜里来的。去年村长的儿子驾跑车闯伤人，结果那伤者还要赔偿跑车的修理费呢。

日子飞快地过去了，二星期后，阿末家来了个不速之客。那客人告诉阿末：甘榜边缘那整片林地已由村长在一个多月前申请去了，现在连同他所开辟的那块园地也是属于村长的了。村长现在有意分段出售给村民，如果阿末要保住园地可以出钱把园地买下来。据说相当便宜，每依格五百元！阿末从此心里更明白了，他知道不用再到官厅里去请那些官员们喝茶了。

此后，阿末的精神开始崩溃，跟以前判若两人，态度沉默，走路时低着头，堕在沉思中，遇见熟人也无心打招呼，只稍微点一下头，有时索性不睬。他的眼睛深陷，眼珠布满红丝，时常咳嗽。他年纪虽只有三十二岁，但已象四十开外的



人了。以前他喜欢说笑，喜欢在茶档里跟朋友们一起下棋，也是个顶关心别人的人。大家都被他这突然的变化愣住了，朋友们跟他说笑，邀他下棋时，他默默地摇摇头，露出一丝苦笑，走开了。再过一些日子，阿末索性不到茶档去坐了，工作后，吃过晚饭，便倚在窗口吸棕榈烟。

阿末想，五百元一依格，这不是要命吗？那来的这笔钱？可是，放弃土地吗？白白地把流血流汗开垦出来的土地送给村长吗？不！他决心以任何代价保住土地！有一次，他梦见一伙强盗，在他的园地里采他的木瓜，看到他们二三十人在土畦上狂叫乱跳，把地上的花生全踩死了。他霍地跃起，猛地一拳打去，「碰」的一声，屋子板壁给击得直震动，发出依依呀呀的声响。又有一次，他梦见自己在收获。从土地里拔出的花生，一颗颗沉甸甸的。硕大的木瓜，金黄色的，装满一箩箩。他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这时，一群穿着制服的人来了，把大袋的花生、大箩的木瓜抛上罗里。碰烂的木瓜在他们脚下被践踏着，看到这些，他怒吼着、呼喝着，挥动锄头劈下去，接着跟他们扭打起来……

鸡一啼，从噩梦里醒来，阿末的耳边又响着村长和官员的声音，还有那「不速之客」的声音：「三十天期限……马来人特权……宪法……犯罪……五百元一依格……」无论是在工作或休息，只要是醒着，这声音从没停止骚扰他。他们形成一股无形的压力，从四面八方阿末压下去，他感到连骨髓也要被挤榨出来。

周围的景物渐渐模糊起来，夜鸟的鸣声越加频繁，在对面树林间引起清晰的回声。阿末从回忆中惊醒，记起家中米光了，忙钻进木薯丛里，左右穿插了一阵，才挑了几株较「老」的木薯。那叶子还是深绿色的，连枝干也还是青的。他拾了几根茅草茎儿，揉成一束，把形同小棍棒的木薯小心地捆，提着回家。走了几步，回头来把一条伏在花生叶上的毛虫摘下来，放在地上踩烂，顺手又折了几把枯干了的木瓜叶，才重回路上。

五个孩子正在屋前玩，看到爸爸回来，老远地便欢呼着飞奔过去，抢过爸爸手中的木薯，望着在磨胶刀的妈妈跑去，要妈妈快煮。阿末一声不响地坐在楼梯口前休息。

一家人默默地围坐在席上，吃着用盐水蒸熟的木薯。孩子们被这非常的沉默所感染，睁大眼睛看着爸爸和妈妈，爸妈脸上都布满乌云。爸爸不时仰望壁上的日历，妈妈低着头，半截木薯老握在手里，左手不时擦眼睛。最长的孩子阿里看到这情形，马上预想到什么事情将要发生；记得两年前他们的家被拆掉前，爸爸和妈妈也是这个

样子。后来他们的屋子就被拆掉，人被赶到这里来了。他想起爸爸已好久没再微笑着抚摸他的头发，问他高兴不高兴上学读书去了，没再听到爸爸抑扬顿挫的歌声，和爽朗的笑声——爸爸近来简直没笑过。妈妈已许久没给他们讲故事，也没带他们到外婆家玩了。

小妹妹阿米娜用带哭的声音在阿里耳边问道：「哥，爸爸和妈妈吵架了？」阿里看着小妹妹天真聪明的脸蛋，摇摇头，把她搂在怀里。

隔日，天刚蒙蒙亮，阿末便赶去园地里。今天已是期限过后的一天。他怀着紧张的心情去守候园地。野外的寒风迎面扑来，露水沾湿了衣服，成群的蚊子紧随在耳边，嗡嗡地吵个不停；他一点也没理会这些，一个劲儿往前奔。

来到园地，眼前的一切使阿末楞住了。他顿时感到天旋地转，只管直喘气，胸脯象被千斤重物压着，眼睛里迸出火花！他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双拳捏得出汗，全身的血液在翻滚。他极力使自己冷静下来，绕着园地走一周。昨晚碧绿的一片，今晨已变得比坟场更荒凉！木薯的枝干被拖拉机翻起的大块大块泥土半埋着，木瓜树被连根拔起！原来种花生的土畦竟看不到一点绿！阿末的心好似被把利剑戮穿，正在淌血。忽然他用一只手盘抱脑后，一个念头占据了他——杀人！

「哼！这些强盗！」他从紧咬着的齿缝间迸出这么一句。猛然从地上抓起一块泥土，把它捏得粉碎，狠狠地一摔，用尽全身气力吼叫着：「我要报仇！我要杀掉这些强盗！我要……」他奔回屋里，拿出一把菜刀，往大路上狂奔。积压了几代的新仇旧恨，压抑在胸膛里的愤怒，此刻爆发开了。

一小时后，阿末满身是血，横卧在村长的洋楼梯口，额角上的两个枪弹孔还有些血水沁出。几名武装警察手里的手枪还有余烟没散去，都围立在尸体旁边，象猎人围猎获物一般。村长的左肩被砍了一刀，送到医院去了。

隔日，各报章纷纷以「疯汉挥刀砍人，后畏罪自杀身亡」为题，报导这新闻。肇事原因经专家解剖调查结果，据说是该「疯汉」因饮酒过量，致神经失常而演出此悲剧云云。

然而，甘榜里所有的村民并不这么说。人们开始流传着这么一件事：在过去阿末所开辟的土地上——现在已属于村长的了——时常可以看到阿末的灵魂出现。他站在土岗上，怒视着在他的土地上出现的人。

夜晚，人们常听到阿末的呼喊：

「把土地给我！还我土地！」

# 加薪后

■ 景 形 ■

靠在船尾的船杆旁，我怡神欣赏掀溅起来的美丽浪花。白的蓝的水花在奔跃飞舞，显示了活泼的力量。

哟！这丁点丁点的花儿在海洋里伸长了它自己的力量啦！它不就象我吗？于人海之中已发挥了我自己的力量了吗？不错，我从工字不出头的地位升上了工头的位置，薪金竟然加到三百元，这不是我景形走运？不！应该说那是我智慧的代价。想到这儿，我不禁然挺挺胸，好似望见锦丽的远景……

我全身血液沸腾了，轻飘飘仿佛站到刚移飞过来的一朵白云上，哈哈！我这不是驾在万人之上了吗？眼前正盛开着美丽的幻影，一个女孩子的阴影却把我从白云上狠狠地拉了下来。我仍然依在船杆旁。

「她一总不让我有片刻宁静。」我厌恶地自言自语。然而，却不由自主回忆起这三个多月来的生活。

「别忘了工人阶级的兄弟姐妹还在受苦难」刚升级那天小梅紧紧瞅住我的眼睛忧悒地说。

「我会忘吗？我自己就是苦难的工人子弟。」我十分自信，批评小梅对我侮辱性的警告。

自从那天开始，我在工友们的心目中确实高了一等。可是我不以为当了工头就会忘了阶级苦。我只不过是监视督促大家工作的工人。我和大家还不是象以往一起生活，一起学习吗？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觉察我的升级和我的加薪只是逼使我更紧地窥视工人工作。我也慢慢认为这是合理，否则当个工头是那么容易的吗？小梅似乎越来越不安，有一天她拉住我好意劝道：「形，别忘了你本身也是工人，你那样凶对待女工友是完全错误的。虽然你是比我们『高』一级了，可是你要知道你只是被利用来施压于我们的活工具。」这次批评使我受到精神痉挛的痛苦。

「我若毫无威风，工友听从命令吗？生产能提高吗？薪水能升高吗？」我愤愤答道。后来我

哀求小梅谅解我的处境，我不得不离开我们的学习组，因为我意识到它将给我的地位带来很大的威胁。

小梅从此对我沉默了。

我更严厉窥视工友的工作，好象他们都是卖身的奴隶。记得有一次，美伶突然生起病，要求回家，我不但不准，还大声骂她企图偷懒。总管金仔远远地向我点头示意，小梅坐在缝纫机旁，红着眼、咬着牙关。我触到那一双水汪汪的、冷冰冰的眼睛，感到痛快又觉得心在寒流中发抖。小梅为什么总不了解我呢？

「一个家庭，没有钱，能幸福吗？」我企图要熔化她的铁心肠。

「钱钱钱！景形，你为了钱，为了地位，你已经把自己高尚的灵魂给出卖了……你……变了。」她尖锐的叫声，刺得我耳膜发痛。

「梅，我一定使你快乐。」我按住她的肩膀。她猛力推开我。

「你太不了解我了。」我涨红了脸，这是第一次我如此向她大声叫嚷。

「不了解你？老实告诉你：我们已经走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上了。形……你快快回头吧！否则……你就是走你的阳光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

我万想不到她那小小的心灵竟然容得失去爱人的痛楚。天啊！我能失去小梅吗？

我痴痴呆呆好几星期，脾气更暴躁。任何工人的小缺点都是我发泄的对象。我和小梅她们真个越离越远了。可是，我和金仔越靠越密。有一次经理眯住眼睛对我说：「你有更好的远景。」于是我紊乱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唯有想到小梅，我便感到空虚。哼！这打什么紧？伤口总有一天会痊愈的。果然金仔在不出一个月内就给我找到一个又美又多情的姑娘，她是第一个使我沉醉在芬芳的香水味中的女人，我为她挖空了钱袋。所以，加薪这一回事始终未敢告诉妈。

和小梅分裂了三个多月，也整整三个多月不曾回家，妈前天才到一封信要我一定在今天回家。

「告诉她工作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好似准备上战场，很紧张。又有些许的得意，一点冰冷的水花溅到脸颊上，好象是我的美丽的新情人秋娜轻轻吻着我。

「老兄！下船啦！」一个不相识的老粗裂开嘲笑的脸，打广东话叫醒我，我快快瞪他一眼，上了岸。

我一直往自己破陋的阿答屋走去。

家里却显得冷冷清清，空地上只有母鸡咯咯带着一群小鸡觅食。

「妈……」我推开大门，没有妈的回音，看看四周，一切都是乱七八糟，屋顶也破了几个大洞。今天是星期日，人都到那儿去了？难道是我走错了家？我坐在藤椅上，椅儿无力地摊软下去，这可惹起我的无名火。

「哼！」我一手抓将起来，把它往外一丢。天啊！正好打着刚走进来的景东的脚，他呀一声，发火瞪了我老半天。

他是弟弟景东？他怎么穿着孝衣？手上还垂着一个破篮子，篮子还用一块白布盖着。这是他六岁那年的卖饼的打扮啊！

「景东！妈怎么啦？！」

「哥哥，我现在煮点稀粥去。」我被他那莫名其妙的话哽住了咽喉。

我默默坐着等待上天给我们的太不公平的裁判。只三个多月，妈妈难道已经离开我们了吗？记得这情景曾经发生在我们家，那是十年前，爸爸被崩土活埋，全家陷入异常悲惨的境界。我此刻好似望见爸爸血淋淋的身躯。

「大哥，你可回来了？！」景慧满头大汗，肩上压着一担柴，她二眼燃烧着一团仇恨的怒火。我的心开始恐惧地颤抖起来，额头上钻出豆大的汗水。我这是跌入了地狱了吗？我悲哀地垂下头，意识到妈已的已经离开我了，为什么我没有得到通知呢？正在这惶惶不安的时刻，妈抱着一大包脏衣，一手按住胸口，喘着气回来了，妈已经是六十五的人了，她为什么还那样辛苦工作？我冲出去，接着妈妈的衣。

「孩子……你……回来了。」她老泪横流，一道道深深的皱纹是岁月中血泪的积存。我心头一酸，二行热泪拼发而下。

大家默默不说一句话。好象天要塌了，地要崩了。好不容易挨到吃饭的时间，裂痕的桌面摆着四碗稀粥，没有菜脩，只有一小盘酱油。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心中非常害怕，也不敢多说

一句。

「哥哥，今天你回来，你看到的情形感到纳闷是吗？」景慧注视着我的眼睛。

「大哥，我只想问你，这一幕曾在那一年发生在这个苦难的家？」弟弟抖动嘴唇。

「我记得是在十年前，爸爸被活埋那年……」我再也说不下去了，现在才觉悟到原来这是他们故意安排的家庭忆苦会。

「不错！那是爸爸断送了他那养育全家人的生命的那年，老板不肯赔一个钱，我家兄弟姐妹又小，还好得到工友们的帮助。那时，我才八岁，弟弟六岁……你十岁。我每天上山打柴去，妈白天晚上洗衣烧饼，弟弟和你每天挽着饼篮去叫卖。我和弟弟只读了三年的小学也是为了你，希望你做大哥的更快得到自立，帮助妈妈挑起这家苦难的生活担子。也希望我们永远记住这阶级的仇恨，长大后为象爸那样的人们报仇。今天，我们还未开始做事，你就把脚踏到敌人那边去了。小梅要我们尽力挽救你，总之你也不用瞒，我们十分了解！」沉默——死一样的沉默停滞在每个人心上。妹妹发光的眼睛悲痛地流下泪水。她心上拥抱着深似海底那般的阶级感情啊！

妈妈开始抽泣，她流了多少血和泪养出这样无用的孩子！我的心被恐怖的阴影塞得多么痛楚。

「大哥！老实说，你应该快快回心转意。否则，死去的爸爸死也不瞑目，他不会要这样的一个后代，我们也不要这样的大哥！」弟弟很激动，他的手抓得我肩膀发麻了。

「孩子！」妈拉住我。

「我……妈妈……我对不起您，我欺骗您……」我始终不曾抬头，良心受到狠狠的责备。我恨不得有个容身之洞，让我永远不再和他们相见。

「知道错改吗，妈总算又找回自己的儿子了。」妈妈哽咽着，不知是兴奋还是悲哀地说。

「谁都有错，只要你愿意改正，我们就欢迎你。」弟弟完全成了个温和人物。他的纯真与豪爽使我更加爱他。

「大哥，我希望小梅永远同你战斗在一起」妹妹好久才收住泪水。她真象一朵清莲在雨中洗涤得更清洁了。

「一定要记住爸妈是二条苦根，你们都是从这苦根上长大的苦孩子。」妈的话永远地印在我的心上。

不知是兴奋抑是惭愧，家庭忆苦会深深感动了我。教育了我，使我从错误的道路上又跑回正道来了。



# 戰門中的工人

■ 德羅蒂著 ■ 楊流譯

## ■ 前文提要

「工人代表团」和纺织厂资方的谈判，由于资方的顽固和傲慢的态度，导致破裂；在进步工人娜尔等的领导下，广大工友留在厂里，展开了罢工斗争。

工友们各自都有本身的困难，但她们都一致地抛开了个人的得失，毅然参加到斗争的行列里来。

她们有一股强烈的信念：只要团结一致，这正义的行动，是一定要得到最后的胜利的。

午班的女工认为——唯一的阻碍是在迈西身上，她饥渴地在两间工厂操劳。她养了一对孪生子，却把他们抛给她妈妈抚养，孩子们根本不知道有个母亲存在。迈西是靠着头痛药粉过活的，她不爱自己的丈夫，自己料理生活，对金钱非常重视。

迈西无疑是药物上的苍蝇了。她进了门，穿着脏污的工作衣裤，看上去，她象一个已一个月没有冲凉，没有睡眠的人一样。

「我不，我不参加罢工，我不要全雪梨的工厂有我的臭名，我需要生活！」迈西说。

娜尔冷静地说：「迈西，我们也一样要求生存，你是已婚妇女，今晚你会被厂方开除的，象我们一样！」

「这不能证实！我是个好人，可能是例外的一个，无论如何，还有别的工厂可做，在维加厂我是很得意的。」

「是，但这里已

发生了，别的工厂也同样会发生的，「尊伯纺织厂」是全雪梨最大的一间呵！」

「等时间到了，才来说吧！」迈西拍着裤衣继续说：「好了，我要开始工作，不然会得不到花红。」

几百只眼睛，瞧着她走向卷绒机那儿去。几百只眼睛，看着她放下了皮包，把手按在机面上。女工们一齐向前涌进，把迈西逼到通道后边。

她尖叫：「你们这是干什么？难道不能让一个女人赚取自己的生活吗？在没有……」

「你和我们站在一起还是反对，迈西？」泽西问。

「如果你是反对我们，不如早些……」

「你们发疯了，你们全是一堆坏人！」迈西提高嗓子喊。

「赶快跑，跑回去看你的孪生子！」丽尔说。

娜尔伸出手，这时她感到比过去能干，她说：「坐在那儿好好地想想吧，迈西，你是不是要被人指为工人叛徒，破坏者！」

迈西转过身，摇着肩膀。在她修长的身上，每一条线条都布满卑鄙与嘲笑。她把头一掷，转身走向机器那边。没有别人移动，只有她孤独地坐在那儿，双手熟练地工作，那卷绒机发出如雷般的轰响，击破了厂里寂静的空气。迈西就这样地干了十分钟，然后伸出一只脏手把机组关掉。她垂下了头，双肩震颤，粗糙的哭声在那长而油滑的通道上下迴响；象一条细长的绒线落在静寂的通道上，阳光射穿了一堆堆飞扬在纺织锤上的绒尘。

「工会的组织代表来了！」娜尔笑着说。

他跨入了门，脚步优美地踏过废绒堆，手提着公事包，他是一个矮胖、圆脸、口满是风的人。

「妇女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史本色先生打电话给我，他很忧虑，难道我们之间不能和平解决这事？」工会代表笑脸地说。

「格里克先生，能够的，只要我们得回工

作。」娜尔答。

「很好，娜尔，我不认为有什么好，史本色先生也没有办法。所有的纺织厂都面对着裁减人员，到处都一样呵！」

「假如老板不开工，那让我们工人自己来动手，不是好一些么，是不是这样，格里克先生？」

「娜尔，这是愚蠢的说法，极危险的论调，会把事情弄糟的，你我都是老练的人，必须知道这一点。」

「我们所有的工人都老练地给你们所干的坏事所阻碍了，格里克先生，你是不是来帮我们解决问题？憑漂亮的话是行不通的！」朱丽尔气愤地说。

「我想你们实在是蠢干！史本色是不能给所有的工人都有工作，这不是他的错，这只是一间企业公司，不是慈善机关。」

「格里克先生，我们要回工作，如事情真的坏，老板必定要卖掉他那华丽大厦。我不认为他有破产的可能。我们要求你的帮助，如果不便，那也好，我们工人自己来决定。」娜尔说。

「身为工会代表，我只能劝告你们，整装离厂，不然我恐怕这事件的参加者，可能很难在别的工厂找到职业。」

「这是威胁吗？格里克先生！」

「娜尔，任由你决定吧！」他大声喊。

「格里克先生，这是我们对工会代表的委托，我们要复职，没有半个人牺牲，然后才离厂。」

「拿去通知你的老板，你这肮脏的爬行者。」朱丽尔忍不住地咒骂。「你帮老板剥夺了我们的有薪病假，从来不为工人阶级做点好事！」

「我不曾对人作这样的谈话，让你们这堆……」那小人说。他闪亮的鞋子擦在地上，继续说：「妇女们，现在让这事冷静一点……」

「去吧，格里克先生，不要讲废话。」娜尔说。

「管你自己的吧！」

「争回我们的工作岗位！」

「等着瞧吧……」

女工们靠拢在一起。厂里是渐渐暗下去了。工人们变成了庞大的影子。对格里克来说，四周的气氛是威迫与陌生的，他所执行的是反工人阶级的业务，只为纺织界大业主施行命令。

「好的，我去找史本色先生，我们是会做出一些东西的，你们可依靠……」格里克退到通道后，惨白的脸流着热汗，矮小的身影就在大纺锤外消失了。

「王八蛋，十八年后的今天，他还不改邪归

正……」老贝蒂骂着，狠狠地在角落吐了一口痰，粗老的手抹着咀角说：「放一块臭肉在你咀里，你要吗？」

朱丽拉动娜尔的衣袖，轻轻地说：「雪尔在洗澡室哭泣呢！」

娜尔感到惭愧——唉！我怎么糊涂到这种地步，怎么把事全包扎起来，不去为那可怜的女孩子想一想，让她愁着婚礼的蓝裙而粉碎了心！在哥加拉的时候，如有人告诉我不可和斯坦结婚，我不也把心儿撕个烂碎吗？

「和大家商量吧！」娜尔说。

「娜尔告诉工人：雪尔在洗澡室痛哭；她的男朋友在外面等，他们是原定今晚结婚的。」

珍妮说：「留住她是不公平的！」她又怜悯地笑着说：「再说，我们没有别的人在今晚结婚，是吗？」

「不，我要照顾我的小孩！」

「我的丈夫会暴跳……」

娜尔倾心听着，这是全体工人所普遍存在的难题。当她们看到雪尔闪亮的眼睛，穿着新蓝裙奔向大门的情景，将有什么感想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受到影响？

「你们是不是每天都结婚？」泽西问。「我认为应让雪尔自由离厂。」

所有的女人都震动起来了，她们都想出去，这使娜尔深感不安！一切奇异的情绪是消逝了，幽黑和肃静陷入了每一个工人的神经里。

「你们有什么意见？我们决不能全体出去，但那年青的雪尔，怎么办？」

「让她出去吧，可怜的孩子，她象我一样，不会要求第二次的……」老贝蒂吃吃地笑着说。

娜尔推开了洗澡室的门，里面一片黑暗，从那边靠近天花板的窗子，射入了微微的淡光，她看不到雪尔的影子。

「嘿！雪尔！」娜尔轻轻地呼唤。她是挺喜欢雪尔的，在她那倔强、充满反抗的气质里，几乎使娜尔要向她发出呼救。

雪尔看到一根燃烧着的香烟，一个弯成弓形的影子，面对着那排厕所。

「谢谢上帝，你还能安静地抽烟；娜尔！」雪尔说。

娜尔感到这是雪尔在痛苦里所发出的声音，那黝黑露齿的一笑，是标致着重大的意义的。娜尔走近雪尔身旁，静悄悄地坐下来休息。她们各自裹封在思潮里面了。

「嘿，瘦皮，有烟吗？天晓得什么时候才有机会了，我差点忍不住！」

「你还是出去会见你的男朋友吧！」娜尔说。

雪尔贴近娜尔身边说：「你说什么？」

「我说，他还会等你的，是吗？」

「我想会的，」她气气地满口烟喷向走廊。「前些时候，你就不曾告诉我应怎么办？」

「唉！你还是出去吧！」娜尔微弱地说。「我们认为你不出去是会疯狂的。你有想过吗。你留在这儿是会做事情有些不一样吗？」

娜尔心里想——啊！雪尔，不要和我对抗，我甚至要求你留下来。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力量，你青春的勇敢和你坚强的性格。我更希望你和我们在一起，你不要穿着新的蓝裙走出去。你眼光里的自由，会使多少女工动摇呵！

「你是够狡猾的，娜尔，不要再编织什么神仙故事，有什么用？」雪尔说。

「不是神仙故事，我说你可以自由出去，今晚可以去结婚的，只要移前几步向门那儿走。象你今早所说：只要他不坏，结了婚，我不管后果怎样？」

雪尔站了起来，细心地扫拂着衣裙，把细瘦的手搁在娜尔的肩膀，装成强硬的口气说：「娜尔，你是个好人的，但你还没有好好领导你忠实的雪尔，你必须知道，我是倔强，从不逃避同伴的！」

雪尔靠在门柱边，眼光柔和，灰淡的光线映现出一幅修长的脸及倔强的尖巴。她温柔地说：「瘦皮，不要再说了，不然我可请你出席婚礼。」

娜尔看着雪尔，她的喉头绷得紧，咀儿紧得神秘极了。

她们一齐走向工厂。娜尔走去开了电灯。

「妇女们，来杯茶，好吗？」

女工们静静地掏出茶壶来。午班的女工把她们的三文治分给早班的工人。她们坐在沉寂的机器旁，一边喝茶，一边讲故事。在后头的那边，玛利亚是喋喋不休地向「新澳洲人」解释，比手划脚地谈论，他褐色的大手就反映在墙壁上。

白蒂的歌声开始盪漾——

他把整个世界握在手里，

他把……

他

他把整个宽阔的世界握在手里。

朱丽尔推着白蒂的肋部，问她星期五是不是又去了伦伯斯舞厅？白蒂微微一笑地说：「是的，但伦伯斯舞厅不比这儿好！」

他把风雨握在手里，

他把——

他把整个世界握在手里。

珍妮在茶杯上深吸了一口。罢工会胜利的，

但无论发生了什么，工人已表现出人类崇高的友谊，学会了怎样联合起来。她想：「妈妈爸爸的话是对的，观察世务是正确的。」她本身还不十分了解，但她是要寻找出答案来。等她回家后，她要告诉阿列，她们已赢获了这土地的尊严……

他把心爱的孩子抱在手里，

他把心爱的孩子……

白蒂唱着，脑筋突然一动——

我们把世界握在手里，

我们把……

这甜蜜，真诚的歌声在阴暗的纺织厂周围汹涌澎湃，飘过了阿里山大里亚的工厂烟窗，飘过了斯坦为孩子们弹奏小月琴的伯尔蒙街后楼，穿过了汤恩提着皮箱走过热闹市街的上空，飘过了联安躺着等待伯治回来的摩尔街，飘过了汤洗杯哄慰小儿的伯佛利山上，飘过了年青的捷沮丧走过谐街的上空，飘过了河流、街巷、霓虹灯、电车及急促的步伐……

白蒂唱着，所有的工人都唱着——

我们把整个世界都握在手里……

啊！丽尔，泽西，维妮，朱丽尔，你们已把整个宽广的世界握在手里。

啊！白蒂，珍妮，玛丽亚，甚至迈西，她们疲倦地在卷绒机旁边睡去，她们的眼泪湿透了废线毛灰，她们已把整个世界握在手里。

啊！小维伯，抬起你红发的头向浩瀚的天空看，抹掉粘在你眼上的灰污，你已把整个世界握在手里。

我们有了你，我们有了兄弟，

我们有了你，我们有了姐妹，

我们有了每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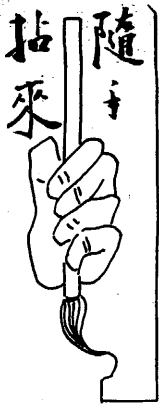
我们已把整个宽广的世界握在手里。

丽尔拿出一个布袋铺在牛油箱上，让怀孕的伯治靠着。「憩一憩你的脚吧，伯治！」

这是一个斗争，一个遥远的……

楊流文友：請示近址，以便聯絡。

三 續 完



## 見聞錄 之五

吳亮

搭巴士车，时常会碰到这种情形：一辆巴士车，在靠近上下车处挤满了搭客，迫得后来上车的搭客不得不攀挂在车梯口；然而，在巴士车厢的前半部和后半部，却显得寥落疏空。

搭客一般上都不愿意站到车厢的前、后部分里去的。主要原因是深入车厢后，下车就麻烦多了。

但是，这么一来，却威胁了攀挂在车梯口的搭客的安全。试想，当巴士车紧急煞止，或者是猛然转弯时，攀挂在车梯口的搭客只要稍有疏忽，是多么容易发生意外的呵！

这种只顾自己利便，不顾他人安危的自私思想，实在要不得，必须除去！当然，除去这种自私思想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除去造成这种思想的社会环境！

「当今的孩子，真是不成款。上几日，阮阿娇的二个同学，一连打了三、四次电话来给她，说要请她去看戏……」一位亲戚，感慨万千地说。

亲戚的女儿阿娇，今年读小学五年级，才十三岁左右而已。她的同学，年龄应该也不相上下。

然而，十几岁的小学生，已经晓得想入非非；这可不能不叫我惊讶了。

在黄潮的侵袭下，我们的孩子，真的不再天真无邪了！

这是可悲的事，绝对不能等闲视之！

## 從高樓說起

活煤

在“一家饱暖千家哭”的社会里，富者住洋楼，贫者住破屋，是当然的事。突然，穷人纷纷反常地住起摩天楼，那可就奇哉也了！

难怪“大粒人”，口沫横飞，到处宣扬：“请看吧！本国小小，四周却都是高楼大厦。我们的下层民众同富有者一样，住上了堂皇的高楼——多么平等！我们的城市多么清洁美丽；居住环境多么卫生；生活水平多么高……”

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的人，听了看了，都不禁拍掌赞道：“Wonderful！”

有钱人住洋楼，安闲地吃喝玩乐，没有明天如何过的忧愁。他们不劳动，但获得大丰收。过的是坐食他人劳动果实来自肥的寄生虫生活。过的是碰喳喳，美人醇酒的享乐腐化生活。

穷人住高楼，有苦无处诉，有泪往肚吞！生活于劳力减价，百物涨价的风下，穷苦人儿的愁，象风雨下的河水滚滚流。不但要为柴米油盐发愁，更要为房租发愁。于是，就得在凄风苦雨中，日夜干活，日夜挣扎。还得束紧肚皮，省吃省穿，才能储备一笔血汗钱来付房租和水电杂费。这租费啊，好比一把刀，在慢慢割穷人的肉。

在这个小岛上，本来是有许多既龌龊又不雅观的亚答屋，残旧建筑物的……。这样一副落后贫困的寒酸相，外国的老板，贵宾和游客，看了都要掩鼻子摇摇头。所以，“英明的领袖”就赶紧进行“建设”，致力于美化市容，创造一个“繁荣”的社会。

这样做，一来可以得到别人的称赞：“哇，真美！”。二来可以吸引贵客，红钞票就会源源飞了进来。化丑为美，除旧建新，从中可以获百利而无一弊，何乐不为？

但是，脂粉只能掩不能改丑面目。尽管怎样涂，怎样抹，百孔千疮仍然在。尽管越来越多的高楼代替了破屋，越来越多的劳苦群众，逼不得已迁进了这些高大的鸽笼，但是，贫富悬殊的不平现象仍旧存在。穷人的生活仍旧是穷，穷穷！而且更苦！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杜甫的伟大的愿望。现在，“广厦千万间”或许有了吧(?)，然而，“寒士”们真能够“欢颜”了吗？

## 沒有題目的雜感

史耀

我的家是在一条公路的旁边，由于那是一条村区公路，路面狭窄，再加上它又弯弯曲曲，就以我家门口的那段路来说；它就是一段“S”字形的大转弯，由于前方是英军基地，而后方又当“练兵场”，因此，近年来这一带的车辆忽然地多了起来，那些“丘八”驾上了卡车“目中无人”地横冲直撞，以致使用这带公路的人都提心吊胆，不得不格外留意。

然而，车祸还是不能避免地经常发生，不是小型汽车钻到卡车底下去；而车上乘客都成了“车下鬼”，就是两辆卡车撞在一起，若是比较幸运的则是避开了卡车，而又撞到路旁的电灯柱上去，就以那段“S”字形的大转弯的那支灯柱来说，先后被撞断就不下五六次！

若是乘客撞死了，其家属自然会把尸首收拾并抬去埋掉，然而，若是灯柱断了，则又须“皇家”出钱去补修，因此，当局累积了多次经验，终于想出了一种妙法——

为了那根灯柱的安全，就在灯柱的前面多建了一座三四呎高的大石柱做“挡撞牌”！那么改次车子若是再发生意外，必然是先撞到这个大石柱上了，那么后面的“皇家财产”必然“安然无恙”矣！若是某人因车子出事而撞死在石柱上，那便算该死！自然是“官判与人无尤”了！

若是当局大人不介意，而又肯让我提个意见的话，我则建议不妨在石柱上也顺便写上几个字，那就是“请撞我”（正象垃圾桶的“请撞我”那样！）我想届时收效必然更大无疑了！

## 從一句話說起

游勇

记得郁达夫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学生被利用的人，正是曾经利用过学生或正想利用学生的人。时至今日，学生被利用的价值依然存在，尤其在商业社会。

请看吧，下至在马路上逢人就拦路卖票的小学生，中至可以倾销大作的中学生，上至可以象驱羊般赶去听演讲的大学生。可以发现，学生的利用价值越高，日子也就越不好过。然其中最为悲哀的，莫过于听演讲时要象绵羊般驯服的大学生了，不但要听，而且千万要给大人物留下好印象，既使被骂成「蠢材」也得服服贴贴，否则马上开除。呜呼，真是学府之高，高处不胜寒！

听演讲有马上开除的危险，倘若是在法国、日本或意大利等地，大学早就可以关门大吉了。大学生果真是如此悲哀的么！难怪比大学生还大的大学毕业生会更悲哀地唱其「负心的人」了。被称为「社会未来的台柱」的大学生，进了大学「过一段时期又迷茫地在云南园里适应下去了，失去了个性，有时可说是麻木了，消沉了。」「有时存有一些不合理的观念和幼稚的思想」（单单「尤其对对男女来往的看法，说别人的闲话」），更会「死啃书本」，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不知道？于是大人先生们在暗处责备了，「这样一群高等教育的年青人」，「岂有如此窝囊的」！

但「如此窝囊」才有用，如果没有「不合理的观念和幼稚的思想」，没有「失去了个性」，「麻木了，消沉了」，不会「死啃书本」，相信

大人先生们要「在能力范围之内，做一些努力」也是「于事无补」的，更不用谈「牵涉到许多敏感性的问题」了。

所谓「在能力范围之内，做一些努力」，就是要「唤醒他们，警惕他们」，「促进同学反省醒觉」，但这也要「在能力范围之内」进行，以免「牵涉到许多敏感性的问题」，这话是说，让我们来替大家「发一些叹息和牢骚」吧！于是乎有人「兴奋得整夜睡不着，一直失眠到天亮」，有人「一定拔笔相助」，有人想得更妙，要「在晴天里响起一声巨雷——《早雷》」。

大学生有福了，先前为了「歌颂光明，揭露黑暗」，抛出了《北斗》，如今为了解决「苦闷」，又响起了《早雷》，真个是星光点点，雷声阵阵，迷茫在云南园里的「窝囊」大学生，应该叩谢大人先生们的大恩大德，但愿今后不再象驯服的绵羊了。因为星光要来指点你们，雷声要来惊醒你们，大人先生们将「在能力范围之内」，避免「牵涉许多敏感性的问题」的，为你们伸冤出气来了！放心吧，救世主已经降临，施无不及，不用报酬，更不会有所利用！

长夜漫漫，总希望看到光明；久旱无雨，总盼望听见雷声，这是人之常情。但是被阴云蒙蔽的北斗星和空雷无雨的早雷声，却不是人们所要的，被这种现象骗去一场空欢喜，才是真正的「窝囊」。



# 抬槓

諷刺詩

## 看牛鬼蛇神儼然威風八面

### 大學生不怕黑暗

——因「大學生不是書虫」有感而作

田土

今天和明天的可疑地帶，  
許多黑影在閃閃縮縮。  
人類是合群的動物，  
這裡的黑影並不孤獨，  
大家懷著同樣的理想，  
爭先往黑暗中鑽。  
冷嗎？  
不！  
熱情足以点亮全工業區的燈火；  
最討厭是月亮，  
有時把臉孔塗得圓圓大大，  
還好感謝烏雲的合作。  
每一個心裡在想：  
遲歸，  
誰懂得我幹什麼？  
反正大家已習慣  
把睡眠拖到明天，  
而且手裡的书，  
證明我苦讀過了度。  
誰敢再說大學生保守？  
這裡的道德觀念，  
在廿一世紀會流行。

君不見：  
娼妓、酒吧調查報告書？  
那也是大學生偉大的傑作！  
听说是为了体验生活，  
揭露社会黑暗的一面，  
这又证明了  
黑暗不能使大學生畏縮，

（其實黑暗並不恐怖  
有美麗的眼睛和迷人的笑臉）

佛說：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大學生犧牲小我，  
走過花街柳巷，  
任勞任怨，  
為娼妓合法輔平道路。  
最高興是龜公鴿母。  
快來快來，  
感謝我們的大學生，  
我們的萬世生佛。  
只要一讀  
二讀  
三讀，  
從此再不必藏頭縮尾，  
大可掛起招牌，  
為社會減少犯罪。

誰說大學生胆小？  
誰說大學生只會鑽牛角尖？  
大人先生請睜開眼，  
神仙魚已把魚缸冲破，  
大學生不怕黑暗！  
大學生熱愛生活！

### 對誰講

江南

五百塊！罰款  
這話對誰講？  
你“烏必”堂皇  
財產如山  
交遊够廣  
還識得大狗和長官

就算烟頭扔滿地  
不必怕麻煩  
若輩那敢  
這般大胆

五百塊！罰款  
這話對誰講？  
你兩袋清光  
到處擺檔  
跌下紙一張  
立刻奉送三萬  
問你下回  
還敢不敢  
在這清淨的城市  
增添骯髒

### 判決之後歌

林康

黃詠蟬和洗松錦  
都被判處死刑  
法官退庭要休息  
街頭和巷尾  
家裡到餐廳  
到處掀起一片議論的聲音

有人說是很應該  
殺人應該要償命  
有人說是太過分  
趕盡殺絕理不應  
有人說是須借鑑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千萬不能來main  
有人大聲就喊Objectio  
廢除陪審員的判決

## 讓我們大家抬他四脚朝天

太不公平 太不公平

男的搖搖頭  
說是天下最毒婦人心  
女的擦眼圈  
說是最衰渡邊洗松錦  
人道主義者  
也來發議論  
人命神聖 要求廢除死刑  
旅館大老板  
聞言趕快來眷清  
這樣判決 才不吓走外賓  
要勇猛剛強  
這才配做我們的公民  
要為國效命  
這才能流芳百世萬古長青

### 迷離的獅城

崇漢

流行唱片業的崛起  
又是新興工業的一環  
靡靡之音如醉如狂  
「獅城」沉溺在愛情的浴池  
「不要拋棄我」  
象征「剛強勇猛」的新一代  
歌星：「今天不回家」  
上等的國家棟樑  
舞廳，忘不了你  
夜總會，再來一杯

「太太懷孕了」  
永遠是演不完的雞零狗碎

西風，時代的獅城  
西風，時代的垃圾

### 和平服務團

伏浪

樹膠山，  
米糧川，  
椰林遍野，  
寶藏滿山，  
榴槿紅毛丹甜又香。  
叫什麼美國服務團，  
說什麼和平要親善。  
戳突葫蘆底，  
賣的原來是：  
「馬來亞——第二個越南」

美國佬，  
黃毛綠眼睛，  
豺狼充羊沒個好心腸。

### 宣傳

今燕

我們的國家  
真正繁榮  
到處可以看見  
高樓大廈  
在廢墟堆里  
建立起來

一幢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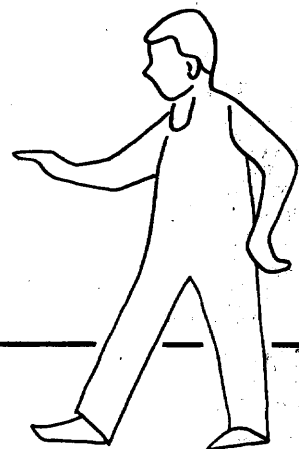
一座座  
沖入青天  
去遮擋陽光  
黑暗的角落  
更加黑暗

我們的統治者  
實在熱情  
你走到那里  
他都提醒你  
要保持清潔衛生  
別亂拋垃圾

一句句  
一聲聲  
這也是為你好  
你也知道  
五百塊錢賺來  
不容易

我們的下一代  
更加了不起  
生長在這繁榮的國度  
文明的世界里  
他們的頭腦特別發達  
他們的思想叫你吃驚

一字字  
一首首  
動人的歌曲  
即使是五六歲的孩子  
只要他兴致起  
都能哼上兩句。



# 抬槓

諷刺詩



## 名詞改革運動

林 康

这里是：  
名詞改革運動的翻譯所  
和实践的地方；  
改革好的名詞，  
来这里加印  
华、巫、印三种新版。

「援助」就是，  
经济掠夺的意思；  
——怪不得那些个外国财团，  
要來援助这里工业的发展。

「繁荣」就是，  
生活指数高涨；  
——怪不得繁荣声中，  
老百姓全乐得脸瘦肌黄。

「工业发达」，  
相等于工钱一天两块半；  
「生活安定」，  
相等于大盗小偷日夜忙。

这样的名詞改革，  
起初你可能不习惯；  
但只要多活几年，  
你不夭寿，  
有一天就会，耳熟能详。

## 函授其一

吴大嬰

某函授学校正式创立  
负责老师是「名作家」兼通文理  
宗旨是帮助参加会考的同学考获好成绩

不管你就读中四还是高二  
不管你是文科还是理科  
函授学校一律兼收并蓄

「名作家」函授全科  
中四每人收费七元  
高二每人也只收十块钱  
可见「名作家」不是为了利

函授课程是一年  
每个月印发一次讲义  
「名作家」声明一定寄发到会考前夕

但是发没几次讲义  
「名作家」就大嚷「经费困难」  
接二连三吁请学员补贴讲义费  
结果中四学员一共交了十一块钱  
高二学员也多交了几达一倍

更想不到的是八月份以后的讲义  
就失了踪迹  
当然也没有「名作家」的消息

## 金錢社會

高水明

这个社会  
是金錢的天地  
外来的人  
淘出几万块來做生意  
马上拥有  
做公民的权利

千万的劳苦群众  
于斯长居  
为社会工作  
献出血汗精力  
过了十年  
申请公民却不容易

可悲的事实  
不可理喻  
合理的现实  
唯有勇敢争取



# 金色的友谊

彼岸

当稻穗飘香，熟透了的谷子滚着金色的波浪象一片海洋，我便会回忆起一件事来，深深地怀念着那杯充满人情味又洋溢着马来农民纯朴感情的热咖啡，那金色的友谊……

很久了，我想到马来农村去开开眼界，把我在城市里蒙上的一身尘埃抹掉。对于马来稻农以及他们的生活，我们了解得很少——只知道他们生活简单贫苦；有些住得很偏僻，到街场来只能靠火车，甚至只能靠舢舨，跟所谓“文明”接触得很少。一些朋友警告我说，什么危险啦，马来人“野蛮”啦，我会被他们打断骨头啦……这是泼冷水！我们不是打算把自己炼成钢吗？所以要烧得更红，更红。

于是，我准备停当特别设计的牙科用具箱子，乘了我的老爷电单车出发到农村去了。我老早就听说要是华人在马来甘榜里撞到马来人，就会被活活打死。后来证实了这只是说对了一半。其实不论闯祸者是华人还是马来人，村民们都是照打不误的。他们对于不顾别人性命的自私者和鲁莽者是不能容忍的。虽然这样的处理并不正确，然而也是出于他们的纯真。这正是马来农民感情单纯一面的反映。我了解这一点，当然十分小心。

我跑过了许多村落，都很少人要拔牙，虽然我发觉大部分的农民都有蛀牙要拔的，而我也已尽量把报酬压得最低——难拔的两元，容易拔的一元，然而他们的回答总是“没有钱”。我这才想起原来是时届冬尾。

冬尾，这个稻农们必须苦挨才能渡过的上半年，是一段漫长的一清二白的日子啊！过了冬尾，就是冬头了。冬头农民割了稻，是比较富裕了，然而，这种所谓“富裕”是不可能维持到来年冬头的。农民必须清还冬尾所欠下的伙食账和缴交地租，所剩已经无几，物价又高涨；能够储蓄到一两千块的，又要到麦加去朝圣……

一个老农夫向我诉说他的一只上白齿发痛，要求我把它拔掉，但是他只剩下一元。我告诉他

不必介意，下次再还好了，检查过后，认为应该拔除了。他感激地对我说了许多话。他还说，医院的牙医太粗暴，态度更骄傲，还有那“高贵”的气氛，使他望而却步……

而一张破板凳，一个倒置了当桌子的米臼，加上乡村特有的土气，对于一个满身泥土和汗水的农夫来说，是多么亲切啊！

隔了许久，在一个小镇上，我偶然碰见了那个老稻农了。他塞给我两块钱，然后说：“很多人要找你拔牙呢！什么时候你再到我们那儿去呀！”

于是，我又到那个小村落去了。

一到那老稻农的家，我就意外地发现了他的屋脚上挂着一颗牙齿，那分明就是我上次给他拔除的那一颗。

“你拔牙毫无痛楚，全村人都知道了。他们看了这颗三只脚的牙齿，都相当佩服你呢……”那老稻农解释说。

这时，一个妇女端了两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出来。我们又在屋脚下，坐在破板凳上，把米臼倒置了当桌子，一面喝着热咖啡，一面攀谈起来。

我尝到这杯热咖啡带有很浓厚的泥土味，才想起那是用河水或池水泡的；杯沿还粘着一层黄垢。以往，我会嫌不合卫生，不敢喝，或者偷偷地把它倒掉。现在可不同了，我觉得这杯热咖啡里头充满了人情味，洋溢着马来农民纯朴的感情；它比城市里任何一家咖啡馆里的咖啡都更香、更甜，它令人陶醉，使人温暖！

稻穗在飘香，谷子在滚着金色的波浪，这是收获的季节。在这样的一个金色的季节里，喝一杯带着泥土味的热咖啡，眼前闪耀着一片金色友谊的光辉！

愿我们继续为华巫两大民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友谊辛勤耕耘，让这金色的友谊在团结与并肩战斗的过程中成长。我们都在热切盼望；盼望一个金色友谊的丰收，一个伟大理想的实现，一个新社会的诞生！

# 往事

康以夫

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在学校里头读书。

每天早上，从家里出来，挤巴士上学；下午，从学校出来，挤巴士回家。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了。

巴士没有直接到学校的，所以，上、下学都得走上一小段的路。路途中间，会经过一条蜿蜒的小河。

小河的上游是巴刹，再加上河道窄小，所以在河床的两旁，就经常地挤满了流不出去的污秽：有腐烂了的蔬菜、水果，有时甚至还有涨成小猪一般大小的死鸡、死鸭。在炎热的天气里，蒸发出一种难闻的霉味，偶而来一阵风，就一股股向人们的鼻子里送过来。

对这条小河，我有着说不出的憎恶。经过旁边，我是先捏紧了鼻子，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冲过去的。

我从来没有闲情对它多看一眼，它破坏了我所有的美感，污辱了这一个都市的繁荣。它怎么配和那一幢幢高贵的大厦、那一座座豪华的洋房并存？然而，却可耻地并存了，可耻地！

我不屑对它多看一眼，直到有一天……

有一天，我一个很要好的同学，被学校开除了。理由是：在校外参与不良的行动，损坏学校名誉。为了我和他的交情，我感到伤心。

我陪他从学校出来，一路上，不停地埋怨他不应该乱来，不应该让人家牵着鼻子走，不应该毁了自己的前途。总之是，先生上课时所教给我们的「理论」，我都照着说了一遍，他一直没有出声。

忽然，在那一条小河的旁边，他停住了。指着两个俯身站在河里的马来小孩子，他开了口：「你看到吧？那两个小孩。」

我愣了一会，才点点头：「嗯。真是顽皮，大人也不管教，在这样脏的地方玩，也不知道……」

「玩？——你看清楚再说！」他截断了我的话，而且提高了声音。

我静下来。河里的两个孩子，手上各挽了一个竹篮，正在半蹲着身子，聚精会神地拣河里的腐烂的菜叶。

「这些就是他们一天的粮食了！他们正在不合理的条件下和生活作着斗争，他们不是在玩。」

同学看了我一眼，继续说：「他们的爸爸是个建筑工人，在做工的时候，为了老板的图省一点木料钱，跌死的，死后得不到半分赔偿。」

会有这样的悲惨的不合理事情发生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这是学校里的老师所从来没有说过的。

但是，河床里那两个孩子的瘦小的身影，同学的激动得变了调的声音，都使我不能不相信这是事实。

「这就是我们这美好的社会，所给予辛劳的建设者的报酬了。嚟！那就是阿末父亲生前工作的地方。」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河的对岸那一座座矗立着的大厦，高傲地伸向空中；蓝色的天，白色的云，我们美丽的生活环境。

这一天过后，我的感情起了变化，不，应该说我的感情到了一个起变化的起点。

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在同学的带引下，我不但拜访过了阿末的一家，而且，更多的更全面的看到了这一个长期以来对我隐蔽着的「社会的另一面」。最后我终于和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交上了朋友。

不久，我也在同样的理由下，被赶出校门。而且，由于在离开之前，和校方吵了一阵，我在离校之后，失去了一段时间的自由。

在这段时间里，我整日对着的，是一个方圆十呎的小室，见不到人影。但十分奇怪的，我一点也没有寂寞的感觉。

在这段时间里，我常常沉醉在一个美丽的梦境：有一天，那条河会在一次泛滥之后，洗尽了所有的污秽。那个时候，阿末是再也用不着靠河里的菜叶过活的了。

我强烈地怀念着那条小河，那条我曾经极端憎恶过的小河。

## 變 化

—— 追記那個夜晚

方 江

这是一条肮脏古老的街道  
 我的家就住在这条街的边旁  
 每天上上落落的  
 最少要走上三几趟

街上有修理旧车的工人  
 街上有沿路兜卖的小贩  
 他们的脸色都一个样的憔悴  
 他们的心情都一个样的忧伤

这街过去我总是一个人来往  
 心里边总充满对生活的失望  
 而今天我是和大家肩并着肩  
 而今天我的心情 和手上的火把一样

大家同时跨开了一样的步伐  
 没想到有那么样雄壮  
 大家同时说出了一样的话  
 没想到有那么样响亮

雄壮的步伐吸引了路旁的工人  
 他们跟上大家 接过火把  
 响亮的话感动了路旁的小贩  
 他们跟上大家 发出巨大的声浪

这街道仍旧是往日的街道  
 但它不再阴黯  
 这街道仍旧是往日的街道  
 但它不再古老肮脏

这街道其实并没有改变  
 改变的是人们的思想  
 北方的响雷 带来了希望  
 悲观的人都开始变得乐观

过去懒散的开始变得积极  
 过去胆小的开始变得勇敢  
 过去分歧的开始统一了  
 现在大家有的是共同的方向

过去每一条不同的街道  
 都一样的阴黯无光  
 现在每一条不同的街道

都一样随时有火把 可以放射光芒

## 啟 行

少 榮

抛下苦恼的忧患  
 拥一股坚强的信念  
 解开繁琐的疑惑  
 带一把希望的火  
 我们 浩浩荡荡  
 朝向更广阔的地方  
 奔向更光明的道路  
 启行

## 給 詩 人

飛 揚

「谁也不能再轻轻飘飘地  
 弹奏着他的和谐的歌！  
 谁要是拿起了竖琴，  
 谁就担任了重大的工作  
 ……………」——斐多菲

七十年代的诗人  
 我恳求你们  
 在下笔之前  
 请想一想  
 为谁歌唱？为什么写诗  
 为什么今天诗人的声音  
 要象北方的战鼓那样  
 激动人心！奋勇作战……

七十年代的诗人  
 我们都生长在马来亚  
 难道你们只看到  
 她的花草虫鸟  
 只为她的青山绿水歌唱  
 看不见我们的人民  
 被踢在一旁、在挣扎着  
 ——要站起来、要站起来！

七十年代的诗人  
 你们歌唱、你们写诗  
 如果是为了在自己的名字上面  
 加多“诗人”那荣誉  
 「那么、世界并不需要你  
 不如把你的竖琴一起摔掉！」

引号里的诗句是引自匈牙利革命诗人  
 斐多菲的《十九世纪的诗人》一诗。



# 談 ■ 談 ■ 彼 ■ 岸 ■ 的 ■

## 何 戈

能够见到许多本进步刊物的出版，正派书籍的印行，是令人高兴的。马华文艺在表面上停滞了一段时间，在七十年代的第一个年头里又局部蓬勃起来，这自然包含着它时代底因素。而同时，它也更要求我们文艺工作者继续坚持工作，发扬马华文艺的优良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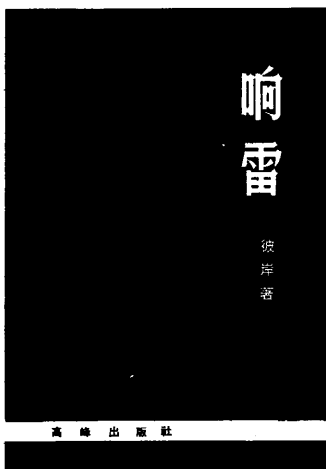
近年来，出现在马华文坛上的创作总是以诗为主，诗集的出版几乎是年年都有的书。不管是新的、旧的作者，都喜欢把发表过的诗收成集子。这本来不算坏事，然而，在这些诗集中，真正能够代表马华文坛主体方面的诗集却并不是很容易见到的。尽管我们的文坛上常可以见到新的诗人、新的诗集，也尽管有许多“青年作家”或是拥有“迷”了的诗人出了集子，却不见得就能在文坛上激起一些浪花，更不用说竖起战斗的诗旗了。而我们所能读到的一些具有大时代气息的，描绘滚滚风雪的诗，那些始终高举着鲜明的战旗的诗，却又因客观条件而不能付梓出版，这是相当可惜的，也说明了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的性质。

在这种溢出诗集的情况下，彼岸君的诗歌散文集《响雷》的出版，无疑地具有它不同的意义。

彼岸君的《响雷》共收诗歌十二首，散文十篇。这里就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提出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作为对文艺批评工作的一点抛砖引玉。对于文艺创作，我个人也是在学习当中，因此可能有许多不对的地方，希望作者和读者们给予批评和指出。

(一)

让我先谈谈彼岸君的十二首诗。



收集在《响雷》里的十二首诗，是作者从生活中，从自己的感触中，从自己的理想中得到启发而创作出来的。其中有对于下层劳苦大众寄予无限同情的诗，例如《修补藤椅的瞎子》、《卖白豆的印度老头》、《姆达水坝》；也有从一些生活现象发掘出来的题材，如《出殡》、《躺》；有个人在生活和斗争道路上的一些抒怀，如《心》、《心啊，你燃烧吧！》、《我们驰骋在祖国的大道上》；也有就某件轰动人民的大事而写的题材，如《响雷》。因此，它的取材是多方面的，这和一般的老是围绕在爱情和“死物”的滥诗比较起来，就有多么大的差距。然而，就诗歌的艺术技巧在表现内容的过程来说，在要求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得到统一来说，彼岸君在这方面还不大能令人满意。

正因为彼岸君的某些诗在艺术表现上不能尽善，其思想内容的教育意义也就相对地削弱了。就拿《修补藤椅的瞎子》和《卖白豆的印度老头》这两首诗来说吧。彼岸君的原意可能是要表现作者对这些下层人民的同情，并且通过他们的不幸来揭示社会的黑暗本质；但是从诗中，我们只能领会到作者仿佛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带着“超阶级”（实际上是小布尔乔亚）的同情心，在向读者提出一些问题，并且问题本身又不是揭示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而是流于一般的偶然现象。试看：

高楼大厦的门前不见你的踪影，  
为什么你只在陋巷里徘徊？  
明知穷人的孩子没钱买你的白豆  
还等什么呢？卖白豆的印度老头

象这样的问题的提出，并没有揭示了主要的“矛盾”所在，而同一首诗的第二段，也并没有很好地阐明为什么这个印度老头“还流落在异乡

回不了家”，因此也很难使读者把他的不幸同这个不合理的社会联系起来，很难对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提出控诉。我们不反对挖掘下层人民的生活的题材，这在文艺创作上是必须大力进行的。但是文艺工作者对这些题材应该有正确的认识，而不应流于照生活的表面现象来描绘生活的自然主义倾向。严肃的，战斗的文艺工作者在把生活素材化为自己作品的题材时，不能不以先进的阶级观点和方法来进行分析和提炼。

“地主买办剥削，造成了我们的贫穷；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了民族灾难深重”。诗要表现下层穷苦人民的不幸，是不能够脱离现实社会的本质问题的。

收集在《响雷》的十二首诗里面，有两首是作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向读者提出的呼吁，这两首在技巧上比较成熟。那就是《滚一身泥巴》和《我们驰骋在祖国的大道上》。前者向我们的知识青年提出了一个呼吁：去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同时歌颂了劳动。诗歌本身写起来也比较轻快活泼，尤其是结尾的一句：

那个时候——  
疲乏将象一条棉衣  
披在你的身上  
使你觉得温暖

这就很能体现出劳动后的骄傲和愉快，使最后的“你将纵情赞美：啊！美丽的庄稼！伟大的农民！”来得很自然。

不过，这里想顺便向彼岸君提一提：生活在今天这种社会制度下，我们的知识青年还不能象某些国家的一样，可以自由地和农民生活在一起的。并且，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在强调深入工农群众、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更应说明改造世界是为了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

第二首，即《我们驰骋在祖国的大道上》，也具有第一首的某些感情，但由于题目是抽象的、含意太广，不是以某个具体事件来突出主题，因而全诗给人的印象比较平淡。这首诗在一些句子上也有缺点。例如“在稻田里露宿，在陋巷里过夜”。到劳动人民中间，到工农群众中去“安家落户”、“生根开花”，当然是好的，应该的。但为什么要“在陋巷里过夜”呢？这只是流浪汉观念，或者追求新奇的布尔乔亚意识，真正要改造自己决不需要无缘无故地到陋巷里过夜的。此外，全诗的前三段是以直叙方式在抒情，可是最后一段，又以含蓄的笔调来暗示，这就使整首诗的前后，在感情的联贯上脱了节，这是一个偏差。

含蓄，在诗歌创作上，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问

题。不是平铺直叙地告诉读者诗人自己的感想，而是通过对形象的刻划、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绘来表达出作者所欲突出的主题，这就是含蓄。不能把含蓄理解成使人看不明白。这样往往会流于形式主义。含蓄是必要的，但过份的含蓄，成为晦涩、暧昧，不易使人看得懂，而要其他的注释来说明，这样的诗，不能算是成功的诗。例如彼岸君的《响雷》这一首诗，正是有着这个偏差。如果我们的读者并不懂得小标题里的“11·15”代表什么，是很容易认为这纯粹是在描写大自然的某种现象的。不是吗？不是“苦旱的大地”，又是准备好工具，又是迎接大雨，而又单纯地只“唤醒马来农民”？

因此，我以为选择什么题材固然重要，但是没有适当的艺术形式，没有正确的艺术概括手法，诗人所选写的题材也就不能准确地突出诗的主题思想。“11·15”是马来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历史上的一项巨献，故此，要用短诗形式来表现，就需要高度的概括能力，而象《响雷》的描绘，是不够的。

但是，同样是含蓄，在另一首诗《当人们淌下泪的时候》里，就比较贴切。诗本身在意义上、在意境上，都相当突出，只不过言语上还不够大众化。

艺术技巧不能很好地表达思想内容的缺点，在作者的《心啊，你燃烧吧》和《心》，这两首诗中也有犯到。《心啊，你燃烧吧》是想表现人们对于正义的星火正在燎原的北方的向往，其基调是好的。不过，这首诗在文句上比较概念，尤其是第三、四和五段。在具体形象刻划方面没有做好，因而很难使读者多生深刻的感触。至于《心》，就写得有点抽象，不容易看得明白在说些什么了。

彼岸君的生活是丰富的，这一点可以从他的集子《响雷》里看出。这是很可宝贵的一点，因为“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源泉”；但是，先进的文艺工作者，为了协助促进整个斗争，为了推动人类的正义事业，就必须在把一切生活中的原始素材提炼成艺术作品的过程中，站在先进的立场上，正确地运用先进的观点和方法来进行它。

(二)

接着让我们看看彼岸君的散文。

无论从内容来看，或是从艺术表现来看，彼岸君的散文方面的成就，比起他在诗歌方面的成就，要算大得多。

在十篇散文中，记述性质的占了大多数，共

有八篇，其余的两篇，即《飞雪迎春到》和《冬季的访客》是作为抒情性质的。就我个人的意见来说，彼岸君的记叙性散文比抒情散文写得好。

彼岸君的散文之所以可以说成功，是因为它们充满生活的气息，饱和着对劳动人民的尊敬，充实着劳动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孕育着对祖国土地的深沉的热爱，以及因这份热爱所产生的对野蛮掠夺祖国财富的豺狼的刻骨痛恨。象《啊，美丽的山城》、《矿山上的托工》、《给亡友》、《快乐的眼泪》和《补皮鞋的老人》，就是尤其突出的几篇。

尽管一些妄图蒙蔽别人的视线的老爷们老是高呼什么“自由、繁荣的社会”，什么“东南亚最美丽的国家”，然而，降落在各民族劳动人民身上的却是越来越多的镣铐、皮鞭，以及随之而来的形形色色的“麻醉剂”。而在祖国的各个角落里，何尝不到处都是愚昧、落后和贫穷。彼岸君在《醒醒吧，荒村》和《美丽的山城》里就揭示了这一点。从而，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享受着劳动人民所创造的高度文明，又占有和利用文明手段、技术剥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文明，这便是今天这个强盗世界的真面目。”

——醒醒吧，荒村。

“我并不以为它美丽，我觉得它丑恶。我不但看到了许多破陋的亚答屋和满地的垃圾，还觉察到了这个山城里包藏着泪和火！”

——啊，美丽的山城。

这正是对我们生活着的这个社会的最好写照。我们的祖国，固然是堆满了垃圾，但也包藏着火，而它是一定会熊熊燃烧起来的。

《补皮鞋的老人》和《背影》这两篇文章，特别是前一篇，很值得读者，尤其是知识青年细读和深思。这两篇文章明确提出了知识青年惯有的劣根性，并且正确地作了批判，指出了根除它们的具体范例，虽然它们只是就一些生活现象提出，但也有深刻的意义。例如在《补皮鞋的老人》一文中，作者通过工人阿牛的话，指出“我”的缺点时说：“他们饱受压迫，满肚子委屈和痛苦，又不晓得压迫从何而来，因此变成了脾气暴躁的人。”这正说明有觉悟的工人，往往比知识份子在生活问题、阶级问题上有更高的认识。

收集在《响雷》里的十篇散文，要算是《快乐的眼泪》最能感人和鼓舞读者。作者成功地刻画了一个有阶级觉悟的人力车夫，通过他的行动，充分表现了我们祖国正在涌现的新风貌，表现了我们下层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屈的精神，表现了他们爱憎分明的阶级本质。是的，

“天下的穷苦人一定要翻身！不要做牛！一定要做人！”我是带着快乐的眼泪来读这篇散文的。

我国各民族劳动人民都是同一条根上的瓜，都受着共同的灾难、有着共同的命运，也都具有勤劳、勇敢、朴素、顽强的品质。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就应该表现各民族劳动人民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牢固的兄弟情谊。在这一点上，彼岸君有在某种程度上做到的。例如集子中的《永远的怀念》和《背影》。但我以为，仅表现其他民族劳动人民的善良和朴素的本质还是不够的。其他民族劳动人民，象马来农民，在面临迫害的也敢于起来反抗、进行英勇的奋斗；而反映这一类题材，在今天的政治局势下，是我们文艺工作者更紧迫的任务，更需要进行的工作。也只有反映这样的题材，我们所创作的文艺才能够和一些所谓“亲善”，实际上是推销民族压迫的文艺划分开来。

前面说过，彼岸君的后两篇抒情散文，即《飞云迎春到》和《冬季的访客》在表现上比较其他的叙事散文逊色，这主要是因为文句结构上比较松散，语言的润色也略嫌不够——而这些条件正是写抒情散文所必须具备的——因此，它们只描写了一般的观念，给人们印象不会深刻。

总的来说，彼岸君的散文是成功的，尤其是他的叙事散文。这些散文里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作者都以第一人称来叙述，因此在阅读时使我们感到特别亲切。但是，彼岸君应该同时注意到，这种写法是优点，也同时可以成为缺点，因为它也可能束缚住作者的思路，使作者在某些方面不能尽善地发挥。当然，这里只不过顺带提出让作者参考，它并不意味着《响雷》有此趋势。在《响雷》中，所用的第一人称都是贴切的。

### (三)

诚如作者在《后语》里所说的：“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因此，文艺正是要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很高兴看到彼岸君的《响雷》的出版，虽然它在某些方面还存在这种或那种的偏差，但我们相信彼岸君是完全可以继续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克服它们，更加进步的。

从整体看来，《响雷》里的“大光”还不很够，在表现当前政治局势方面还不能做到深和广的接触，因此，我们希望彼岸君今后能更加深入斗争中、生活中、更大量地发掘具有鲜明的、带有本质性的社会意义的题材，为促进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创作。

谨以此和彼岸君以及一切同条路上的文艺战友共勉。

## 寫 吧

## 史 吟

工场的墙壁，今天已经成为了工友兄弟表达心声的“文艺阵地”了。

写吧，兄弟们  
写吧，姐妹们  
用我们粗壮的手  
用我们满腔的怒火  
让墙壁  
闪耀着战斗的光芒

写吧，兄弟们  
写吧，姐妹们  
表达我们的热情  
表达我们的理想  
写一句  
祝红太阳万寿无疆

不用学“诗歌作法”  
我们的诗最有力量  
虽然都是普通文字  
都洋溢着火的热情

不用学“修辞入门”  
我们的诗最有力量  
我们把它写在墙上  
也写进工友的心房

兄弟们，写吧！  
姐妹们，写吧！

## 答 何 川「懷念」

——《青年知识》

方 波

记得  
月黑风高的时刻  
我们挥笔  
写出了那

振奋人心的大字  
在这小岛上

记得  
暴雨骤雨的时刻  
我们高呼  
喊出了那  
万千人们的呼声  
在这小岛上

是那  
伟大而崇高的理想  
引导我们走在一起  
在这小岛上

是那  
河深海深的友爱  
连结我们并肩作战  
在这小岛上

今天  
友爱更团结  
理想更灿烂  
没有人可以不相信  
在生活的道路上  
我们又再勇往直前

今天  
我们战斗  
我们胜利  
啊  
是在祖国的原野里

## 今 日

易 北

今日  
要降半旗，  
今日  
要举行哀悼礼  
众目怒视下  
人权早被锁上镣铐

而今日  
正式宣布死亡  
死神的黑手  
经已签证  
没有忧伤弥漫  
人群肃立于严穆  
把眼光放在明天  
石在  
火种是不会绝的  
寒冬的背后  
春的呼唤那么近  
那么清楚  
那么激烈  
今日  
我们要哀悼  
因为今日  
人权已经死亡  
今日  
我们要战斗  
因为  
要迎接明日的新春

## 奔 走

老 粗

我怀着满腔的激情  
在远处昂首远眺  
高山  
流水  
在我的视野中

我怀着满腔的激情  
唱着生命的战歌  
理想  
信仰  
在我生命的战歌中

我怀着满腔的激情  
在黑暗的路上奔走  
破坏  
建设  
是我生命的职责

## 一样是讽刺诗 不

「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这是鲁迅先生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里说过的话。

我以为，把作为这句话的对象的「小品文」，代之以「诗歌」，也是完全合用的。而诗歌要写得象匕首，象投枪，「讽刺诗」就是一个最直接的，最有利的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

近年来，马华文坛出现了大量的讽刺诗作品，而且争取了读者们一定程度上的重视，这是很可喜的一个现象。

在这个时候，对现存的讽刺诗作品作出广泛的讨论，为以后进一步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该是客观形势上有所要求的。

这里，我打算就最近出版的两个讽刺诗集子（一是淳于汾先生的《参差集》这所谓「第一本出现在马华文坛的讽刺诗集」，一是鲁生先生的《街头小唱》），提出我一些读后的感想。

这可能是粗糙的，可能是并不全面的；但是，如果能够因而引起了对讽刺诗的广泛的讨论，这也就不会是没有意义的了吧。

## 二

在淳于汾先生们那一群诗人，作家，学者当中，《参差集》里面的一小部分作品的题材，或者要算是比较有一些生气的了（只是就比较而言）。

其中，《敬礼，乱童！》和《「无意思」街风情画》，讽刺的对象是我们这个「繁荣」社会里的莫名其妙的现象，在取材上是较为可取的。

抓住了这样的素材，只要经过好的提炼和组织，是可以表现出这个社会的本质来的。

然而，淳于汾先生并没有这样做，他的作

品只是停留在「一般现象的罗列」的水平上。对于这些现象，他没有太多太大的愤怒，有的，最多是知识分子自鸣清高的一点「不屑」吧了。

此外，《大导演的话》、《化腐朽为神奇》、《风景诗序》、《抓、放》、《高手》、《迷你》等，对台湾电影、现代派艺术、现代诗、颓废风气等，进行了讽刺。在一定程度上，它是有些现实意义的，这我们不想否认；但是，表现在这些诗作里的，还是上面所讲的知识分子（并不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却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同时，有一点要着重指出的是：就算是这一类的作品，在《参差集》里，也只是占有一个很小的比重而已。

在整个集子里，更多的是没有广泛意义的，抒发作者个人得失之情的作品，如：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  
同侪不仁，  
叫我  
翻船在阴沟，  
不能独占鳌头。（断章集，不仁）

更多的是借讽刺诗形式写成的「游戏之作」，如：

没有月亮，  
无以表我阴柔。  
没有太阳，  
无以表我阳刚。

没有反复引申，  
无以起我灵感；  
假如真有这么一天，  
我只好搁笔，  
永别诗坛！（没有，无以）

再如：

乍看名号响亮，  
试来味道寻常；

## 一样的道路

两本讽刺诗集

参差集

街头小唱

再仰望招牌：

不错，姓张！

差的是一——

「阿端」写作「阿端」！（断章集，恍然）看了这些，我不觉想起了彼岸先生在《周黎的一面破铜锣》（见《奔流》第五期）里说过的一句话：「假如连鸡毛蒜皮也可以入诗，那诗歌这种文艺形式岂不是变成了垃圾桶了么？」

除了这两种「无为」的错误倾向之外，《歌颂你们，看车童》，则是避开了社会因素，向劳苦群众脸上抹灰的「诗作」：

巡逻的警察那及得上你们的殷勤，  
停车场的管理员也绝不干份外的点钟；  
你们，任是日晒雨淋——  
从不对那一部车子的「照顾」放松！

（第三段）

那家保险公司肯收一两毛钱：  
保我们的车灯不神秘搬家？  
保我们的车胎不无端泄气？  
又保我们的车身不被添上现代画？

有人嗤你们行同乞丐，  
有人骂你们是社会的臭虫；  
乞丐也好，臭虫也好——  
有车阶级总得乖乖对你们供奉。

歌颂你们——看车童！（第六、七、八段）在《断章集》里有一首小诗《烈士》，更是对进步力量的含沙射影的污蔑与挑衅：

飞蛾，  
白天不见踪影，  
它等待着夜来  
追寻光明——  
不惜为巨大的灯火  
牺牲性命。

它和杜红的《牛鬼蛇神篇》，鍾祺的《鬼物四咏

》，虽有直接、隐晦之分，其卑劣则一。

象这一类「闪闪缩缩，欲言还休」的诗句，还可以散见于《忘掉他》、《别再错喝河里的水》、《执着》等篇。

淳于汾先生先前的不能够充分利用素材，表现社会现实，从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得到理解：他对于新生力量的刻骨仇恨，他把同情的放在腐朽的旧社会制度上。

他极其量只是旧社会的「谏臣」，而且，是并不太敢于「放胆直陈」的「谏臣」。而这就决定了，淳于汾先生的这一条讽刺诗的创作道路，走到底了还是背离人民群众，背离时代发展的死胡同一条。

《参差集》里所收的作品，显示了一个演变的过程：比较上还有的一点「生气」，随着时间的演进逐渐消褪了，而慢慢加浓的是「死气」和「邪气」。到了《断章集》的大部分作品，竟致「邪气弥漫」、「死气沉沉」了。

这不是可以拿来作为上面的论断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吗？

## 三

鲁生先生的《街头小唱》，是今年内出版的另一个讽刺诗集。

「辛辣的笔调，通俗的语言」，造成它和《参差集》在艺术风格上，有着很大的迥异。然而，这两个诗集的最关键的，最大的不同点，主要地还是表现在各自对现实社会的观点、立场和态度的不同上面。

不同于淳于汾先生，《街头小唱》的作者，对于腐朽的旧社会制度，他的憎恶是明朗的。而这种感情，常常被没有保留地在诗歌创作里表现出来。

让我们看看，《牢骚篇》结束时，这感情的尽情发泄：



发不完的牢骚  
吐不完的鸟气  
要活下去吗？  
要活得好吗？  
把牢骚鸟气  
化作一团火  
在大地燃起！

从这样的爱憎出发，在掌握到了材料进行创作的时候，诗作者的努力是放在使诗作尽量能够本质地表现现实社会的。

《犯罪何其多》就是在这努力之下，产生出来的一首相当优秀的作品。在这首诗里，作者先让园艺家、工业家、教育家、法律家等出场，以「漫画」的手法，叫他们对「为何犯罪多」这问题，海阔天空地发表了一番议论，开了这些专家学者专家的一个玩笑；然后，在结尾时来一个「神来之笔」，使诗作从一般的暴露提高了，接触到了这社会现象的本质：

最后，  
且听听强盗怎么说：  
不劳而获者何其多  
为何只捉我一个？

其他，《新龟兔赛跑》和《喜屁士》，也用的是类似的手法，效果也都不错。

同样的努力，还表现在《会考发榜》这首诗里面：

现代的唐太宗  
望着丧魂落魄的书生  
笑得双眼眯成一条线：  
年青人，年青人  
进了我的圈套不脱身！（末段）

可以看得出，作者是打算通过这样一个结尾，指出不合理的会考制度（其实是整个教育制度）的根源，主观上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由于这个「指出」和诗歌本身，并不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而是比较生硬地「从外加入」的，所以也就不象前面几首诗那样生动、自然，那样可以说服人了。

「……我们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鲁迅先生这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完全针对这类问题而言，但无论如何，在这个问题上，它却是可以成为我们作者的座右铭的。

#### 四

鲁生先生在十四期的《朝花》，写过一篇《「街头小唱」作者的话》。在上面，他这样说：

在主观上，我尽量避免耍弄技巧，避免把诗写成谜语，尽量做到通俗，大众化，然而，象《恶梦记》、《在英文书店》这样的东西，恐怕是晦隐了一些，并不大众化，这是我乐于承认的。」

写作者能够虚心地承认自己的缺点，这是好的；只是，鲁生先生认为这两首诗的「并不大众化」，如果是针对它的表达方式不象集里其他的诗作那样直接这一点的话，我倒是有些不完全相同的意见。

《恶梦记》发表在八月号的《创作与文摘》，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了这社会里的「名流中的名流」、「权贵中的权贵」，这是非常使人心大快的。

而在这个恶劣的环境里，这样的题材除了用这样的间接的写法表现之外，是肯定地得不到机会发表的。然则，这样的题材的不应放弃，难道不是没有异议的吗？

再来，我以为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敢于承认、敢于相信广大群众是有足够的理解能力的。实际上，这能力已经充分地表现在「民间文学」里头所常用的一些优秀的比喻手法上。

文学创作的应该「大众化」，我是完全同意的；「大众化」文学，应该第一位地注重「普及」的工作，也是完全同意的。但如果在提倡「大众化」的时候，把「提高」这个内容完全予以忽视，这就不同意了。

因为这会无形中造成一种忽视艺术水准的偏差，使我们的作者养成一种「不求革新」的惰性。

然而，这样的片面的「大众化」的概念，在这个时候，却似乎相当普遍的流行了起来。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现象，是应该再次「矫正」过来的。

这些已经是题外的话了，不再多赘，就此打住。





## 讀者來鴻 ■■

彼岸先生：

相信您不会嫌弃这封信吧！

我是一个读者，读了《奔流》第六期中的《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后，有些“共鸣”，所以觉得给先生写几个字支持是应该的。

先生这篇文章写得很好，针对「敌友不分，一味用排挤」来对待自己可以团结学习的朋友，这种使人遗憾的作风提出批评，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一件事啊！

在我的周围，也有着好多以这种态度来对待朋友的人。朋友之间各怀鬼胎，不能信任，甚至还未等到敌人的打击，自己内部已先闹分裂了。本来有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奋斗方向，有着共同的服务对象，应该团结起来，增强这一支生力军才是；不应该把炮口对准这一支生力军，这样不但削弱自己的力量，还会使敌人称快。

敬祝先生

精神饱满！

读者

居立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 「怒火漁鄉」後記 ■■

衷心感谢《奔流》编辑先生给我热情的关怀，不断的鼓励，小说《怒火渔乡》，终于得到出版了。

二年前，看了一些马来亚渔民经济生活调查的报告，以及从朋友们的口中，获得了一些渔民生活的素材，于是，就想动笔写一篇反映渔民生活的文字。但是，作者生活贫乏，认识不高，写作技巧更不够成熟，以及生活上的种种困难，于是，写写停停，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一篇小说。

对于这篇小说的出版，我所关心的，是是否对读者、对苦难的渔民兄弟有所帮助？在生活上，在人民大众改天换地的集体事业上，如果能够增强大家对抗争必然胜利的信心，这是我的一点希望。同时，「抛砖引玉」更是我所渴望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亲身战斗在渔港的渔民兄弟，写出更多有血有泪的悲壮史实。

最后，若读者们能够以政治标准，艺术标准作为文艺批评的标准，在团结、批评的原则上，提出宝贵的意见，那真是感激不尽了。

崇漢 1970年11月

EASTERN ART PRINTING CO  
48649 & 64984



東藝印務公司

# 奔流叢書

即將出版

彼岸

火燄 散文

林康

路 詩歌

崇漢

怒火漁鄉 小說

史紅

新工 詩歌

奔流 出版社